

十年坐牢，高官出獄後發長文《我的奮鬥和兩個女人》^{1/3}

桑迪凱利

也許，我不應該在體制內發展，我是體制內的另類，壞了體制內的規矩，所以最終付出了這麼大、這麼慘的代價。在人生最應該輝煌的年齡段，我成了階下囚。這個，真不應該是我的結局。



王雪冰，遼寧瀋陽人，1976 年大學畢業，原系中國建設銀行行長，朱鎔基十分賞識的金融幹才。1988 年任中國銀行紐約分行總經理；1993 年任香港光大銀行（集團）常務董事、副總經理；1993 年任中國銀行行長；1995 年任中國銀行董事長；2000 年任中國建設銀行行長。1994 年在美國被授予年度國際“黃金交易杰出領導人”大獎，是亞洲地區的第一位獲獎者。2002 年 1 月因“紐約分行”事件被審查，以受賄 115 萬人民幣被判處有期徒刑 12 年，並處沒收個人部分財產。2014 年，減刑 2 年的王雪冰刑滿釋放並出獄。

不是所有高級領導幹部，都有他那樣一副風雅的派頭。跟他談話的過程，應該說是順利的，甚至是愉快的。他知識面很寬，學養非同一般，而且率性，能言善辯。說話的時候，經常伴以一個手勢，一瞥不經意的倨傲，一絲滿不在乎的笑；當然，也能捕捉到失落和神傷。

他也是友好的，禮貌的。如果你不知道坐在眼前的他，是一名犯罪分子，一名因嚴重違紀違法而被北京、天津、石家莊等幾個北方大市，作為全體黨員領導幹部，尤其是高級領導幹部學習反腐倡廉的典型案例的主人公，那也許僅憑言談風度，很短的時間內你有可能會對他肅然起敬。

可當得知，他本人也因收受賄賂、瀆職等罪行，被判處有期徒刑 12 年，這一系列情況後，你怎麼也無法把一個真實的他，與眼前這個風度猶存的老男人，聯繫在一起。你更無法去羨慕他，尊敬他，甚至無法去賞識他那些本來應該受到賞識的出眾經濟才幹和藝術才華。

如今，他服刑結束，過着普通人的生活。

1、王雪冰自稱：我不應該在體制內發展，我是體制內的另類

應該說，我是個天生浪漫的人。

這也許跟我的天性有關——每個人都有天性，天性有時候是好東西，需要放縱；有時候是壞東西，需要抑制。是吧，小丁同志？我相信你也有天性，比如文學，一個人愛好文學不是後天的，後天只不過根據天性做了一次選擇，所以我說你的天性適合從事文學藝術，你內心一定像我一樣，充滿着許多浪漫的特質，不是嗎？當然是。

我的天性就是浪漫，所以它不限于喜好什麼文藝門類，即使我當初學習功課，比如說學習建築吧，我後來可能就是建築藝術大師，至少也是一個唱着歌、寫着詩的高級泥瓦匠。所以，我從事的專業不是文學，不是美術音樂舞蹈之類，是金融，是跟錢打交道的學科，但這個一樣沒有妨礙我一直做一個相當有情調的人。當然，你可以寫文章時，像那些小記者一樣，說我是個浪蕩的人，放蕩的人，而不是浪漫的人。但你可以想象，一個浪蕩仔，一個放蕩鬼，進入金字塔尖的部分？不要說是正部級，就是謀取一個鄉鎮長的位置，如果只有浪蕩，試試看，能不能當上，當上了能不能順利干幾年？不容易。我自己對自己的認定，就是浪漫嘛。

我 60 多歲的人了，坐了十幾年牢，時光和坎坷把我身上的許多氣質消化掉了，但我自認為內心沒有變。我也用不着塑造自己是什麼人，用不着矯情。我就是這樣的，有後悔怎麼會自毀前程，但為浪漫而死，死而無憾。

我這份天性，這份做派，是是非非當然會多。也許，我不應該在體制內發展，我是體制內的另類，壞了體制內的規矩，所以最終付出了這麼大、這麼慘的代價。在人生最應該輝煌的年齡段，我成了階下囚。這個，真不應該是我的結局。

我的父母都是大學教授，他們從事教學研究，一個是國際貿易專業，一個是外國文學專業。他們是新中國最早的兩個面向國際的專業方面的人才，他們是兩個極有情趣的知識分子。在朝陽區老公寓樓的一個小套里，兩個人把小日子過得風生水起。我小時候，母親用英文給我念雪萊和泰戈爾的詩，用雙語給我解讀莎士比亞戲劇。

我稍稍大一些，大概是進入青春期的吧，我母親有一次看着坐在地板上讀書的我，突然

打開音樂，說，寶貝，你起來，媽媽跟你跳一支舞。她帶我走了幾步，我跟不上節奏。我就說，媽媽，你跟爸爸跳一遍，我看看，馬上就會的，都不用你帶。爸爸正在廚房炒菜，趕緊洗了手，進臥室換上西裝，才跟我媽媽隨着音樂翩翩起舞。他們那份優雅，我一輩子都忘記不了。你看，在家里跟媽媽跳一支舞的父親，放下鍋鏟，一定要換上西裝才登場。那也不是什麼舞場，是不到十個平方的小客廳。但他們跳得認真，投入，熱情似火。他們對少年的我來說，簡直是釋放的一道電。我從內心敬重我的父母，愛我的父母，一輩子沒有變過，但願他們的在天之靈，能夠聽得到我的這番心聲。

第一次，我觀摩了一遍，在曲子完成之後，我跳起來，跟我的媽媽跳了人生第一支華爾茲。“這是華爾茲，歐洲中世紀在諸多宮廷舞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高貴舞種。”母親微微地俯下身子，在我的耳邊細語道。我聞到她身上清淡的香味。我為這樣的家庭氣息而陶醉。

我很快從文學天地，進入舞蹈殿堂，因舞蹈，又進入音樂的世界。我高中的時候能夠閱讀英語文學原著，世界所有一流的文學大師的作品，我至少讀過每個作家的一兩部。我喜歡聽交響樂，聽歌劇，當我的同學陶醉在民歌的時候，我簡直沒法忍受，我聽到那種不傳統、不現代，不質樸又不高雅的曲調，渾身就起雞皮疙瘩。我的華爾茲跳得棒極了，但是整個學生時代，我幾乎沒有舞伴，除了我親愛的爸爸媽媽，在我們青春的那個 70 年代，好像很難找到一個貴族舞伴，一個外國文學讀友，一個交響樂和歌劇的知音。他們正在扭秧歌，跳忠字舞，正揮着紅纓槍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不愛紅裝愛武裝。有什麼辦法呢？

離開父母進入大學後，才是我真正孤獨的開始。所以，別人看我孤獨，說我孤傲，討厭我不合群，看對了，說中了，討厭得也沒錯啊。你說，我這樣的人，怎麼融入他們？一直到今天，雖然我被判刑過，但我走出去，還是華爾茲，還是歌劇，還是普希金、拜倫、海明威，我跳不了廣場舞，唱不出《小蘋果》，讀不了《盜墓筆記》《鬼吹燈》，我跟我們這個年紀的許多老傢伙，道不同而不相與謀，本來就是兩個星球的人。永遠，絕對永遠混不到一起去。

甚至今天這個時代，穿得花花綠綠的小傢伙，我也不欣賞他們。他們打遊戲，手機上窮聊，讀胡編亂造的網絡小說，那些山寨電視節目，一點經典的營養都吸收不進去，一分鐘都專注不起來。

我認為他們這一代很危險，他們中的有些人不大長腦，從未深度思考過，接觸的不過是一些電子碎片，一種垃圾信息產物。我不希望年輕人永遠是這樣。時代在變，不能把人類文明的優秀內核給拋掉。我們這個民族，文化基礎並沒有想象的那麼厚實，如果在薄弱的框架上放縱低俗，會很快散架，成為空心的殼子，一擊就成碎片的。

也許我沒資格指點他人，訓導時代。但我看得清楚，說的也都是內心的實話。我的這些說法也不新鮮，不獨創，還是有些同感之人的。我們是從內心出發，懷着真正的焦慮，在大腦里思考了無數遍才形成，才不由自主把這些別人不一定愛聽的話送到嘴邊的。相信我，絕不是有口無心，信口開河。

不說這些了，說了，自己和別人都會不舒服吧。

1970 年代中期，像我這麼外語出色的大學畢業生，全國找不到多少。再加上外國文藝的修養，全國更是找不到幾個。擺在我面前的機會很多，文化部的一個對外文化交流機構，外交部的北美司，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國際部，中央統戰部，大概有十幾家中央直屬單位來學校要人，每次我都被要人單位的代表挑中。我對中央電視台，那時候還叫作北京電視台呢，有些興趣。記得一個副台長親自找我談話，對我的氣質和口才讚不絕口，表示只要我願意，電視台馬上可以錄用。

這麼多單位，我就對這個心動了。電視在那個時代稀有，金貴，神聖，似乎符合我的浪漫理想。但是我的父母堅決不同意。他們覺得在新聞和文化單位工作，政治上太危險，幾句話，一篇文章，就有可能讓你的前途完蛋，嚴重的還會一夜之間成為“反革命”，你潛在的命運危險，多是任由別人來強加，跟你本身沒有必然關係，你的專業特點，忒容易授人以柄。我的父親對我說，你要有一顆浪漫的心，但是不能有浪漫的言行，更不能把浪漫當作事業來做，當作職業來做。況且，我大學學的是財務啊，這種專業的選擇顯然是我父母對我人生的一種理性規劃。他們說得對，浪漫不是用來做事業的，是用來美化內心的，用來點燃生活的。然而，我只聽進了一半，做對了一半。

什麼意思？後來我選擇了不浪漫的事業，卻又把事業成果做成了浪漫，進而毀了事業。所以，不聽長者言，吃虧到跟前。

按照父母的意願，我選擇了一家央屬金融

單位。在那里上班不到一年，我就被派往歐洲的英國、丹麥等地學習外匯金融業務，先後被安排到負責代培的米蘭、標準麥加利、巴克萊等著名銀行做實習代理員。這在 20 世紀 70 年代的中國，我成了為數極少的，具備國際金融眼界和業務能力的專業人才。

實習期滿後，單位沒有安排我立即回國，而是直接把我派往中國金融在美國紐約的分支機構工作。我記得跟我同時派往紐約的同事，在紐約這個世界金融中心，在玻璃大廈森林中，在澎湃的汽車聲浪中，這座世界時尚之都，金融之都，讓他們一時手足無措，自卑萬分。而我，彷彿回到了就是自己本來的世界裏一樣，閑庭信步啊。我那樣的淡定和風度，使得同事們無法不刮目相看，都風傳我是中央首長的公子。那時候很多首長子女都改名換姓，插在清華、北大這樣的名校讀書，然後像普通人一樣在普通的工作崗位上，日出而出，日夕而息。真首長的孩子許多就這樣淹沒在普通平凡人之中，不為人知。可我，真的不是名門之後啊。話說回來，如果我真的是首長的孩子，恐怕我的學養和氣質，也無法讓我淹沒在平凡中。

我穿梭在大紐約，如魚得水，很快展現了出眾的才華，熟練掌握了全套外匯業務，在黃金交易和外匯的研究上尤為突出。我常常在世界經濟論壇上，用流利的英語發表國際金融業發展的觀點，放大中國乃至整個亞太地區在該項業務中的國際聲音，引起國內外同行越來越多的關注。在社交派對中，我經常用亞洲視角評論歐美國文化；又假設歐美視角，發現和體恤亞太文化。每次，我做報告，不是從經濟出發說經濟，不是從金融出發論金融，我用文化視角，用文化判斷，我有我獨特的推論方法。我是生動的，獨見的，我在世界藝術方面的學養，幫我建立起一種形象，不同于那些常見的玩弄金錢的勢利面孔。這使我的溝通有了利器，我從中國人，甚至亞洲人這個領域的群體中脫穎而出，我也因此交到了許多歐美國家精英階層的朋友。

應該說，在中國改革開放即將到來的時候，我的身上已經具備了可以與西方融會貫通的氣質風度和學識水平。我正是中國下一步發展炙手可熱的稀缺人才。當我與祖國一起邁進 80 年代時，一個錦繡燦爛的人生機遇大踏步向我走來。

2、三十四五歲官居正廳級，瘋狂追求充滿魔力女人郝寧

從少年時代一直到中年，我都沉浸在奮鬥與成功的亢奮中。我的高傲幾乎從未讓我低下頭顱，去真誠尋覓一份屬於心中的浪漫感情。

最近有一首流行的歌曲唱道，“就在那一瞬間，你就在我身邊”，這句歌詞我很喜歡，我難得喜歡流行歌曲，可這一句我真心喜歡，因為它唱出了我人生某一刻，又某一刻！我的兩段情遇就是這樣到來的，某一刻突然降臨，毫無預見；某一刻又款款而來，如同冥冥。一點也沒有我歌我咏中的羅密歐與朱麗葉的坎坷。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我回到了中國金融本部，我才三十四五歲的年紀，已經位居央企中層，成為體制內非常年輕的“正廳級幹部”。我風華正茂，英氣勃發，要在事業上大干一番。同時，我渴望的高雅愛情、浪漫知音也在 35 歲這一年姍姍來遲。

我跟一位老革命家的小兒子是好朋友。他是個非常文藝的人，用現在時髦的說法，叫作文藝范兒。他恐怕是中國人中共有的那種，對音樂痴迷的人，痴迷到不要任何東西，不工作，不操心未來，只沉湎於“音樂響起來，我心在澎湃”的那一刻。他有一個朋友圈子，他們經常在一起搞個派對，圍繞音樂的派對。但其他人都不是業餘的，也都不固定。只有他一個人是固定的，大家就圍繞他，時不時聚會一下，過一個快樂的周末什么的。

這個圈子很有意思，不斷有新人加進來，朋友帶朋友，朋友的朋友與朋友的朋友再成為朋友。後來我知道，這個圈子成就了好幾對戀人，只有那哥們兒一直是孤家寡人，自始至終很熱心地張羅着所有圈里的事，大家的音樂，大家的愛情，大家的糾紛，大家的婚姻，大家的，哈哈，埋單什么的，真是個好人啊。那哥們兒去世很早，核心沒了，這個圈子也就沒了，真的很可惜。80 年代有許多有意思的事，有很多

有意思的人。如果他活着，我不知道這樣的人，會不會不能免俗，像許多他那種家庭背景的公子哥一樣，在後來的 30 年迅速把自己做成億萬富翁？恐怕是的。這是一個時代的隕落，我們的記憶里留下的是那道閃亮的劃痕。

有時候我甚至想，那哥們兒死得非常及時，他及時固化了老革命血統中的那種浪漫。所以，當我現在聽到一些朋友在議論，官宦子弟如今都是富豪，這一類話題時，我會提及這個人。他們會豎起耳朵聽。有一次，一個著名導演對我說，你把這個另類哥們兒的故事，寫個小說吧，我們來做個電影吧，這很有意思啊。是的，有意思啊。但是，這哥們兒對我來說，意義更不同尋常，因為，就是通過他的這個圈子，通過音樂派對，我認識了我的前妻郝寧。

應該說，郝寧那次在我的人生中出場，給我的震撼是巨大的。

那天晚上大家跳舞跳得很歡。郝寧一直在一個角落里抽煙，並沒有上場。我不知道為什麼注意到她，注意到這個抽煙的沉靜女孩。我記得當時的情境是，我感覺到一束光從她坐的角落閃現出來，一直跟隨着我的腳步，那就是她的目光吧，一種異樣的目光。後來我走過去，自我介紹，邀請她跳一曲。她就笑咪咪地站起來，跟我跳了一曲《多瑙河之波》。跳舞的時候，她告訴我，她並不喜歡這種快節奏的華爾茲，她更喜歡波士頓慢華爾茲，激情隱逸在舒緩、優雅之中，有一種持久的張力。她說她和朋友們把《藍色多瑙河》舞曲，進行改編，搞出了快、中、慢三個節奏的舞曲，不同的人喜歡不同的節奏，各取所需啊。

這支曲子完成之後，她從隨身的包里拿出一個自錄的光皮盒帶，告訴我，她其實是拿老上海的歌曲當舞曲的。她是周璇和白虹的歌迷，專門在香港翻錄了兩位老上海巨星的全部歌曲，帶着卡帶和小型錄放機，隨時欣賞。她告訴我，她還特意去拜訪過白虹，如今，這位曾經在上海灘光華四射的巨星，黯然隱居在北京的老蘇州衛衛里。

她把卡帶放進收錄機，播放白虹的《春之舞曲》，然後獨自上場，跳了一支芭蕾舞步式的快舞。大家看呆了，那種感覺，那種效果，你可以想象，它的獨到，她的獨特。

那天晚上，她還和幾個朋友一起演奏了一曲蘇聯歌曲《列寧山》，她拉的手風琴。她演奏的時候，十分投入，閉着眼睛，微微地昂着頭，一縷黑髮在額頭上蕩來蕩去。從舞場下來，我提出送她回家，她說好啊。走到門外，才發現有一輛京 G 牌照的奔馳車在那里等她。我馬上明白，她是高干子女。在她的熱情邀請下，我只好上了她的車。車上，我跟她開玩笑說，本來想追求你的，一看這車，就沒有勇氣了。

她抿着嘴矜持地笑了一下，說，你知道我為什麼演奏《列寧山》嗎？我說，當然是因為喜歡蘇聯歌曲啊。她說，這個回答可有些平庸哦。演奏這個，是因為我們今晚應該有一個共同話題，比如，列寧。然後，她就不再說下去了。

我很着急，我說，可是可是，關列寧什麼事啊，我關列寧什麼事啊。

她還是不吭聲，抿嘴笑笑。

臨下車時，她說，大衛杜夫香水與列寧有淵源，列寧曾多年使用，現在這個香水又開始進入中國，這是一個親近社會主義的西方香水品牌。

我目瞪口呆，因為，我的確使用大衛杜夫品牌的香水。而這款香水進入中國，與我在美國時認識它的一位高管有一定的關係。他問我何時中國男人會用香水，我說，現在，馬上，您可以進入中國，中國正在發生巨變，像我這樣灑香水的男人會越來越多。我沒有想到，郝寧竟然如此有心，如此用心。她聰明的“發現”與精緻的“設計”，讓人與人之間，出現了許多“機緣巧合”。

郝寧身材苗條而臉蛋渾圓，嘴角線條清晰，具有東方女性典型的美。她徹底征服了我。我開始對她展開了熱烈的追求。可是，她漫不經心，跟我若即若離。她真的是那種很聰慧很矜持的女人，畢竟是大家閨秀，一切盡在她的掌握之中。兩個人之間所有的感情進展，我都無法控制。我只能單向拼命釋放我的愛慕。

從認識她的第一個夜晚，我似乎就感覺到她對我的好感和用心，似乎感覺愛情已經咫尺之遙，可就是那麼一點距離，我用了整整兩年挺進，何其艱難啊。我在兩年里，調動了全部的藝術細胞，向她看齊，試圖與她並肩。事實上，郝寧的聰明超出我的預料，她在經濟和藝術兩個領域，都稱得上是專家。她通讀過大量經濟學著作，對投資行業瞭如指掌；她會作曲，寫詩，會熟練操作四五種樂器。她更是一位生活家，對食物、時尚、奢侈品品牌等如數家珍的生活家。她是那麼才華橫溢，光彩照人。我兩年里給她寫了將近兩百封情書，簡直無法想象那種近乎瘋狂的動力，為她源源不斷地噴薄着。每一次約會，我都要帶着一封情書去。回來後，我會陷入一種新的抒發慾望，再次拿起筆來。

（未完 接下期）